

東方舞苑花繁



东方舞苑花絮

于海燕

世界知识出版社

书名题字：赵朴初
责任编辑：李南友 王大生
封面设计：罗雪村

东方舞苑花絮
于海英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马交路街甲31号)

北京印刷二厂排版
河北省新城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8.375 插页：4 字数：169,000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200

书号：7003·117 定价：1.45元

目 录

-
- 1 周总理与东方歌舞纪略
- 10 忆陈毅同志几件事
- 22 永恒的忆念
——缅怀我的印尼巴厘舞老师里克斯
- 30 此情绵绵
——与泰国艺术家们二十六年后再重逢
- 42 印度舞蹈家苏拉曼辛印象记
- 50 我表演的缅甸《女子单人舞》
- 59 象松柏一样永远青翠
——与巴基斯坦两代舞人的友谊
- 72 我与《飞翔之舞》
- 84 优美抒情 赏心悦目
- 87 光彩熠熠的泰国舞蹈
- 93 浓妆淡抹总相宜
- 96 舞姿放异彩 花雨传友情
- 101 象莲花一样瑰丽圣洁
- 104 马里和索马里舞蹈印象

109	友谊灌溉的艺术之花
111	翠竹与菲律宾乐舞艺术
115	泰国孔剧述介
130	泰国的皮影戏
138	缅甸舞蹈述略
152	日本戏剧之花——歌舞伎
167	冲绳舞蹈中的“新无奇”
170	略谈康提舞
173	印度古典舞蹈——卡达卡利舞
187	印度古典舞蹈中的神祇
195	土耳其舞蹈絮谈
202	菲、泰、日、印尼的群众性集体舞
210	墨西哥舞蹈漫话
226	新西兰的毛利人歌舞
238	西班牙舞蹈东西合璧的特色
249	莫德格玛和她表演的《盅碗舞》
253	东方歌舞的绚丽新花
259	后记

周总理与东方歌舞纪略

由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建立的东方歌舞团，是为我国的革命外交路线服务的，它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亚非拉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周总理生前用心血栽培浇灌的东方歌舞之花，如今正灿烂地开放；他对我们亲切关怀和谆谆教诲的一幕幕动人情景，令人永远怀念，永志不忘。

周总理热情肯定东方歌舞艺术。他把亚非拉各国具有浓郁乡土风味和鲜明民族特色的东方歌舞，看成是世界艺苑中瑰丽的珍品。早在东方歌舞团建立之前，他就对东方歌舞艺术的地位和作用作出过明确论述：过去人们的眼睛都是看着西方，看不起我们自己。我们东方的许多民族，有着极其灿烂的艺术和悠久的文化传统。你们应该通过你们的工作，为国际的政治斗争服务，为国际统一战线服务。周总理将歌舞团命名为“东方”，也是有深远政治含义的。正如深刻理解

他指示精神的陈毅副总理所说：“东方”，不只是地理位置的概念；更主要的，它是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政治象征。这些精辟论述和谆谆教诲，如明灯耀眼，似春风拂面，有力地鼓舞着我们为东方歌舞艺术艰苦创业。

周总理对东方歌舞团的创立，不但在政治上作了很多重要指示，而且在创业道路上的每一步，都给予具体指示和帮助。

1957年，北京舞蹈学校附属“东方音乐舞蹈班”成立后，周总理在历访亚洲各国时曾亲自为该班聘请过一些国家的优秀舞蹈家和乐师来华授课，使该班初步学习了亚洲一些国家的传统歌舞。对那些历史悠久、技艺精湛的古典舞和传统乐器的学习，为后来建立东方歌舞团初步打下了业务基础。回想最初的学习，那是艰苦而枯燥的。尤其是在向访华的外国艺术团学习中，由于学习时间少，往往花上一两个月，学员对一些古典舞蹈“手、眼、身、步”的配合还不得要领。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的关怀和指示给我们以巨大的鼓舞。有些舞蹈一次学不成，就等待下一次来访机会再学。象柬埔寨古典舞，就是我们在柬埔寨艺术团五次来华访问演出的随团学习中，逐步把握其风格韵味的。1961年，东方音乐舞蹈班随同周总理访问缅甸。他们在周总理举行的答谢招待会上，演出了东道国缅甸和其它亚非拉国家的十多个音乐舞蹈节目，受到了热烈欢迎。每当演完一个国家的节目，那个国家的使节就带头站起来鼓掌。有的还走到周总理面前深致谢意：“你们是大国，能演出小国的歌舞，真使我们感动。”有的国家使节，甚至连夜打电报向政府汇报这一盛况。

回国后，周总理立即指示抓紧筹建东方歌舞团。在筹建过程中，从住房问题到演员调动，他都一一过问，为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1962年1月13日，东方歌舞团成立了。周总理委托陈毅副总理前来参加建团典礼，陈毅副总理代表周总理鼓励我们要做好工作，尊重亚非拉人民的歌舞艺术，为国际政治斗争服务。

为了使东方歌舞团健康成长，在党的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建团后，周总理亲自为该团制定方针任务，并对思想、组织、业务的建设极为关心。他明确提出“以我为主”的方针。在艺术实践中，周总理提出，要向国外观众介绍我国的歌舞艺术，“演自己的，演革命的、劳动的、健康的。演人家的节目，要放在晚会的重要位置，尊重人家。”对国内能否演出东方歌舞，我们也曾犹豫过，周总理随即指出：“你们东方歌舞团不能演东方歌舞，不把亚非拉舞跳好，还叫什么东方歌舞团？”同时，他让我们在学习外国节目时要考虑到中国人民的欣赏习惯。指示我们“要研究一下，找些民族性的，也可以加加工，这是第二步。”在搞东方歌舞的艺术创作时，周总理教育我们要防止大国沙文主义，不要改动人家的舞蹈程式。否则，就对人家不尊重，人家就有意见。艺术这东西是潜移默化的，不能强加于人。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勇于标新立异，知难而进，亲自倡导建立东方歌舞团。我国文艺百花园中的这株新花，在为世界人民友谊服务的舞台上放射出异彩。

二

1964年3月24日那一天，国务院办公厅通知：当晚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将接见全团同志。消息传开，同志们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当时，周总理访问亚非十四国风尘仆仆刚刚归来。在很劳累辛苦的情况下，周总理还惦记着东方歌舞团。同志们的喜悦之情再也按捺不住，有的准备赋诗祝贺访问成功，有的准备舞蹈为周总理洗尘接风。一时间，全团洋溢着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我和另一位同志赶写了《热烈欢迎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胜利归来》的诗歌。皓月当空时，同志们来到中南海的紫光阁大厅。一会儿，周总理到了。他神采奕奕、兴致盎然地说：“我还没向中央汇报，就先把你们找来了，还不关心你们嘛。”我一眼望见周总理早年受伤的曲臂的手指上包扎了厚厚的一层纱布，便关切地问：“总理，您的手怎么啦？”周总理抱肘仰面笑着说：是我不小心，在国外一次下汽车时，关门的同志不知道，挤了一下弄伤了。这就是我们的周总理，心里永远只有同志，唯独没有他自己。当我们的诗赞扬周总理出访获得巨大成功时，他一下子从座位上立起身，连连摆手说：“不要念了。这一切是毛主席领导的英明，咱们还是一起唱个歌吧。”说着便快步走进我们的队列，满怀激情地和我一起放声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周总理那豪放粗犷的歌声，深深地激动着我们。这歌声，生动形象地反映出周总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他从不居功自诩，从不把辛苦萦系心头，一切全归功于党，归功于毛主席的领

导英明。唱罢歌，周总理问我：“小燕，诗是谁写的？”我说：

“我同另一位同志下午赶写的，不好。”周总理慈祥地说：“前边儿段赞扬我的话，没必要，那是毛主席的领导，党的英明。最后四句还不错嘛。为什么只把青春献给她？你们想的太短了，只想到青春。这是革命事业，你们要去亚非拉搞调研，……搞好本民族的文艺。我看应改为‘誓把一生献给她’，你们要披荆斩棘搞一辈子，对不？”我惭愧地低下头说：“总理说得对。我们只想到小舞台，没有看到革命大舞台。”后来，在北京饭店的一次招待会上，周总理见到我团同志，又特别叮嘱那诗的第三句要改成“一心一意听党的话”，原句是“党的话儿记心上”。于是这诗经过周总理精心修改后，便凝炼概括为以下四句：

东方歌舞一枝花，
决心学好亚非拉。
一心一意听党的话，
誓把一生献给她。

节目表演完毕，周总理请同志们围坐在他身边。他谈起在国外的见闻，要我们向在马里工作的中国种茶专家学习。周总理兴奋地说：“我看见他们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觉得做个中国人多么骄傲。”他还说：“东方歌舞团是革命工作，不要怕到艰苦的地方去。要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就要象毛主席说的‘四海为家，志在千里’。如果出去回不来怎么办？那就‘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化成灰，洒之四海，葬之深山吧。”他还建议我们将这诗谱上曲，作为团歌

来唱。这首诗，包含着周总理对东方歌舞的评价，包含着周总理对我们的严格要求，包含着周总理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月已西沉，星空愈加璀璨，墙上的挂钟已指向子夜十二时。我们围坐在周总理、陈老总身边，听着他们的娓娓谈话，毫无倦意。直到有人提醒周总理还有一个“节目”时，周总理方才笑着邀请大家一起吃夜宵。他笑着说：“没有什么好招待大家的，咱们一起吃白菜豆腐。”我们围坐在周总理身边一起吃起来，比什么珍馐佳肴都可口。

几天后，又听父亲说起，周总理在人大大会堂向中央各部门汇报出访亚非十四国的大会上，还激情地朗读过上面那首诗，生动地叙述了成立东方歌舞团的意义。我热泪盈眶地听着父亲的叙说，回想起周总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与国内学友通信中曾写过：“立马昆仑，浮舟沧海”，“献身甘为万矢的”的轶事。那时的旧中国一片黑暗，周总理旅居异国他乡，年方二十余岁，心中便充满着为中国人民献身的壮志豪情。如今，中国革命胜利了，他又寄希望于下一代人，激励我们为世界人民革命服务，甚至献出生命。敬爱的周总理，我将永远铭记您的教诲：“一心一意听党的话，誓把一生献给她。”

三

东方歌舞团的建设和东方歌舞事业的发展，倾注着敬爱的周总理的心血。我们想到的，周总理早想到了；我们没想到的，周总理也为我们想到了。从学习亚非拉人民歌舞艺术的多种途径，到指示我们学外语、下放锻炼，扩建东方歌舞

团三百人的方案，从某个创作节目的命名，到一个头饰、一个舞蹈动作提出具体意见……事无巨细，周总理为之辛勤操劳的形象使我们永远难以忘怀。由于周总理的热情关怀，东方歌舞之花在中国的舞台上从无到有地生长起来了。

东方歌舞团成立后的短短四年中，曾先后访问过十六个国家，向各国人民介绍了中国歌舞艺术，并演出东道国人民的音乐舞蹈。通过出国访问演出和外国艺术团访华演出的机会，以及派遣出国学习小组等方式，东方歌舞团已学习和积累了亚非拉国家的民族、民间舞蹈将近二百个，音乐节目一百余个。在国内公演中，除演出我国各民族的优秀歌舞外，还着重演出一些亚非拉人民传统的、劳动的、健康的音乐舞蹈。

在党的文艺路线指引下，在周总理的辛勤培养下，东方歌舞在国内外舞台上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有些非洲朋友看到演员身上抹着黑油彩时热泪盈眶地说：“只有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才这样尊重我们黑人的艺术。”当我们在赫尔辛基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与非洲各国青年联欢，表演几内亚舞蹈时，台下的黑人朋友甚为惊奇。他们纷纷跑上台来，将“中国的黑人”请到台下。当他们亲眼看到演员擦掉身上黑色油彩，露出淡黄色的皮肤时，许多黑人朋友眼眶中闪烁着泪花。他们不敢相信中国艺术家会抹黑全身，认真地表演他们庆祝民族独立的舞蹈。一位突破重重困难来中国访问的阿根廷笛手了解到我们的演出生活和学习条件后，曾感慨万端地说道：“我很爱你们的国家，很羡慕你们。在你们的国家里，你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终生从事艺术事业。国家不但关心

你们的生活，还组织你们学习。而我呢，在国内，除了演奏笛子外，还得教学呢，还得做笛子卖。就是这样，还不能维持生活。”

我们还多次为访华的一些国家元首演出，也颇受欢迎。1964年马里总统凯塔访华。他观赏过我们演出的马里传统舞蹈《贡巴》后，表示极大赞赏。不等节目表演完，他一再起立鼓掌，并与周总理握手说：“学得太象了，谢谢，谢谢”。1982年孟加拉总统访华，他对我国年轻演员表演的孟加拉《曼尼普利舞》十分赞赏。他说：“和我们孟加拉姑娘跳的一样好。”1972年经外交部推荐，周总理同意将东方歌舞团从下放地点调回北京，为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五十大寿准备隆重的祝寿演出。周总理还给一个反映柬埔寨反帝斗争的节目命名为《高棉女民兵》。英萨利特使看完演出后，对这个节目很感兴趣。他说：“把柬埔寨的古典舞和革命内容结合起来，很值得我们学习！你们的演出很成功，既鼓舞了人民，亲王也很高兴。”祝寿演出的第二天外电便报道：“一个多年不见的政治性团体又在舞台上出现了。”记得1962年新华社发布东方歌舞团成立的消息后，当时许多国家便很重视。外电曾有报道说：“中国东方歌舞团的建立，绝不是一个纯艺术团。它的成立是针对亚非拉这一地区的。这是个政治性很强的艺术团……”

就是这样一个“政治性很强的艺术团”，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艺术团，当它刚刚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亚非拉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一点成绩的时候，却遭到“四人帮”的恣意摧残。他们污蔑“东方音乐是靡靡之音”、“非洲舞都是

摇摆舞”。他们还砍掉东方歌舞团，不准演出，甚至以粗暴的命令口气说：从今后要彻底消灭“东方”这个概念……“四人帮”肆意践踏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和政策，把东方歌舞团搞得名实两亡。周总理对“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进行了斗争。1969年周总理在观看外国艺术团演出见到我团演员时，曾关切地问：“非洲舞忘了没有？”当回答说：“没有忘”时，周总理满意地说：“没忘，就好。”为了激励全团同志树立为东方歌舞事业干一辈子的信念，1970年周总理在一次接见中鼓舞我们说：“东方歌舞团这个名字很光荣，你们要保持这个光荣称号！”想不到这句言简意赅的嘱咐，竟成为周总理为我们留下的最后遗言。1977年春天，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我们重新排练他生前看过并给予肯定的一些优秀东方歌舞节目，以此表达我们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之后，还举办了纪念和汇报演出。李先念同志看过演出后特别指出：“要注意吸收和培养新生力量，把东方歌舞团建设得更好。”邓颖超同志看过演出后表示：“谢谢大家。祝同志们身体好、工作好。”并说：“你们跳得比以前更好了。”

忆陈毅同志几件事

面前放着一块缅甸织锦纱笼，这是陈毅同志送我的。纱笼依旧，陈老总却再也见不到了。但是在我心里，他音容犹在，永远不会逝去。孩提时代，我们全家曾在苏北解放区待过。那时，我已认识这位驰骋沙场的将军伯伯了。还记得，我曾穿着草鞋，走过乡村阡陌，替父亲去新四军军部——大王庄送信。以后参加工作了，偶有机会，也见过陈老总几次。即便在这不多的几次接触中，他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要认真学，学得好，学得象”

想起东方歌舞团的建立和发展，我就深切怀念周总理和陈老总。东方歌舞团是由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倡导建立的，陈毅同志从来是周总理的好帮手。只要是周总理提倡的，他都会心悦诚服地执行。记得一九六〇年底，陈毅副总理陪同周总理参加缅甸国庆十三周年活动，北京舞蹈学校附属的东方音乐舞蹈班也随同前往。在周总理举行的招待会演出中，东

方班除了演出我国的歌舞节目外，还演出了东道国缅甸等十四个国家的音乐舞蹈节目。每当演完某一国家的节目，那个国家的使节就带头站起来鼓掌，并向周总理深切致意。周总理当时鼓励大家说：“我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份家底，谢谢你们帮我做了很好的工作。”他继而又对陈老总说：“他们替你做了不少工作，你应该好好谢谢他们。”回国后，当周总理指示抓紧筹建东方歌舞团，并委托陈毅同志参加建团典礼时，他欣然前往，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三日，北风料峭，隆冬的阳光透过白绸窗幔照进文化部的会议大厅。大厅正墙上，悬挂着“东方歌舞团建团典礼”的大字横幅。正中，呈丁字形放着条形长案。十几盆素雅的吊兰、冬梅、迎春，在高脚花几上竞相怒放，为即将开始的典礼增添了生机盎然的一片春绿。我执笔坐在条案边上，和大家一样怀着崇敬、亲切的感情，等待着陈老总的莅临。

时钟指向十时。大厅两扇大门随着时钟响亮的咣咣声打开了，陈老总大步走了进来。他步履矫健，前额宽阔，脸上堆满笑容。边走边拱手道：“祝贺大家，祝贺大家”。我因为要准备做会议记录，只好远远望着与陈老总攀谈的人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削着铅笔，琢磨着怎样才能记下陈老总的将是十分精彩的发言。陈毅同志既是武将又是外交家、诗人，文韬武略无所不精。他那风趣幽默、才华横溢的谈吐，是名闻遐迩，震撼过国际讲坛的。想到此，又觉得能够记录陈老总的讲话，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我正坐着遐想，会议就要开始了。陈老总被人群拥着正向条案走来，我站起身面朝

着他。想不到陈老总走过我身边时停了下来，端详一会儿说：“你是海燕，大王庄的海燕吧。你和母亲长的一模一样，不用介绍便认得出呀。”接着仰脸笑了起来。我忙走过去握手问候。

陈老总一开始便风趣地引出话题：“你们建团日期是一月十三日，这个日子很好。‘十三’这个数字对西方来讲是不吉利的象征，因为耶稣的第十三个徒弟是犹大。对东方来讲，就是大吉大利喽！”接着，他说周总理很忙，周总理特别嘱咐他来参加典礼讲几句话。陈老总又说：“你们是舞蹈家。搞艺术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所以你们又是政治家。”“‘东方’不只是一个地理分布，而是反帝反殖的政治概念。亚非拉人民的艺术是斗争的艺术，跑了几万里，还看不起人家，只会彻底失败。”陈老总历来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他在我国同小国交往中，尤其注意这个问题，艺术交流也不例外。他特别指出：“站在劳动人民立场，就可以看到非洲的艺术也是健康的、战斗的，即便暂时还粗糙，相信几年后，他们的艺术性会增强的。”据说，陈毅同志1964年随同周总理访问亚非十四国时，曾被欢迎的群众拉着一起跳舞唱歌。非洲人民看到伟大中国人民的国家副总理能和他们一起跳舞唱歌，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回国后，他还兴致勃勃地跳过非洲舞。并说：“人家原来就是那样扭。这也启发了我。”是的，非洲的舞蹈就是扭动的，它是人民的艺术。

我们永远难忘他要我们“学好、学像”的指示。他说：“要认真学习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歌唱和舞蹈。要认真学习，学得好、学得象。要学习各国人民艺术的长处，来丰富